

编辑引言：媒体+环境之状态 (States of Media+Environment: Editors' Introduction)

张佳惠 (Alenda Chang), 阿德里安·伊瓦克耶夫 (Adrian Ivakhiv), 珍妮特·沃克 (Janet Walker)  
于佳杉 (Chia-Shin Yu) 译, 朱翹玮 (Kiu-wai Chu) 校对

媒体与“环境” (Media and *the* environment), 媒体与各种“环境” (media and environments), 媒体“和”环境 (media *and* environment) ……这些术语每一个都在某些方面有一点不一样的假设。有人也可以补充道——“媒体环境” (*media environment*) ——一个通常与产业和市场推销挂钩的术语; “被调节的环境” (*mediated environment*) ——指对一个地方, 比如公共图书馆或深海, 的技术化; 还有“有关环境的媒体” (*environmental media*) 既代表从人文角度探索——电影、电视节目、游戏等等里的有关环境的主题和问题, 亦包含科学层面上空气、水和土地等物质的意思。后者为例,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署 (2018) 的一个网页运用标题“超级基金场址中受污染的媒体/媒介”把矿区、沉积物、地下水和土壤以媒体/媒介的形式列举出来。

让我们看看第一种情况: 媒体与“环境” (Media and *the* environment)。在这里, 后面的词语是指一个可以清晰地被辨别的事物——一个被关注的、被研究的、被测量的、被管理的事物。它是二十世纪中叶的一个由多股线索锻造而成的概念性的构想, 当中包括: “自然” (与“人文”对照) 与“自然史”, 和“生态学”——一个专注于生物物理关系, 以及物理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研究领域, 研究规模小至一个地方, 大至全球。然而鉴于这个词语以单数形式出现 (所谓“环境”), 它则更多地是作为一个不包含人类物种的对应物而存在的。现今的“环境”最通常是以一系列的问题 (气候变化、森林开伐、荒漠化、生态破坏、有毒物质通过——构成“环境”的多个环境——的散布) 和一系列的“过度” (过度耕种、过度渔捞、过度采伐任何以及所有资源, 和尤为具有挑战性的话题——人口过剩) 展现出来的。对于这些话题的讨论常常倾向于淡化既得利益者的超大消耗量和碳排放模式的情况, 以及隐含于此的种族、阶级、性别和文化的的社会不公义现象。“媒体”这个部分, 现今被认为是将人们连接在错综复杂的交际网中的物件、网络和基础设施: 互联网、社交媒介、智能手机和广播, 以及电视、摄影媒体、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扩增实境和其余的一切。

这些术语的定义都需要接受比它们通常接收到的还要多的批判性介入。毕竟, 有些人或群体可能没有渠道或者不想与“大众”或“主流” (或任何) 媒体世界建立交流关系。然而, 他们的生活也无可避免地会受到数字世界不断的监测、扫描和呈现, 通常是以提取、开发和控制为由。此外, 一个被调节过的环境不止是形相 (如图片、图标、数据)、或表达 (如图像、话语、隐喻、比喻)、或运输 (从一个形式或站点到其他)。正如现今许多媒体理论家的著作所说明的, 有些也在本期刊里所展示, 媒体不仅仅是交流、传送和运输; 它们还会转化。布鲁诺·拉图尔把会转化的“转义者” (mediators) 和不会转化的“中介者” (intermediaries) 区分开来; 但是, 许多媒体学术的一个核心原则是, 媒体是世界中的社会建设和物质生产的积极参与者。

在第二种情况——媒体与各种“环境” (media and environments) ——中, “媒体”和“环境”均指复数, 却不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重合的、交互的, 抑或者可能在许多分型布局上都有某种联系之处。然而这种语法上的平等主义有至少一种好处: 认识到媒体不仅在人与人和人与各种环境之间调节, 而各种环境之间也会互相调节与环绕。环境不是惰性的或者被动的容器, 也不只是我们人类心血来潮工具运用的接收者。相应地, 虽然我们的期刊扎根于人文和艺术, 但我们也从科学、社会科学和其他领域寻求合作者、研究对象和不同的视角。这样的联盟在面对有些问题时就尤为重要, 比如: 媒体和环境的界限在哪里? 各种环境究竟互相调节些什么, 媒体又围绕着什么? 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理解从花粉飘动的信号和海的声音

到减缓气候变化集体意愿的膨胀和泄气之类的现象呢？

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情况——媒体“和”环境（*media and environment*）——也就是，当然，我们为这本期刊确定下来的连接词，以更加直抒胸臆的“+”来表示。（题目中的“和”字是为了普遍的惯用法和索引目的，然而也许“媒体加上环境”（*media plus environment*）中“加上”（*plus*）一词在观感上更具诱惑力？）这个连接词的预设就是一个同样也是单数（所谓“媒体”）的复数名词（各种形式的媒体，包括输电塔之类的建筑设施）；和一个同样也是复数（所有不同的环境——以及各式各样的自然、物质和生态——通常地、有问题地被设想成“周围”并感染着“人”的）的单数名词（所谓“环境”）之间的交流。媒体+环境中的众物体和意义，在不同学者提出的时空背景（马西 2015）下——如人类世（*Anthropocene*）、资本世（*Capitalocene*）（马尔默 2015；摩尔 2015）、物种互联世（*Chthulucene*）（哈拉维 2016）、已经存在的反乌托邦未来（*the dystopian future that is already here*）（埃斯蒂斯 2019）和白人类世（*White Anthropocene*）（尤索夫 2018）等具迫切性的构想——共构出具影响力的集合体并与之互相联系。

我们提出和将——*媒体+环境*——并置在一起，是出于启发性的目的，而非为了两组词原有的互斥意义或全概意义。我们完全意识到伊芙琳·福克斯·凯勒（2010, 17）所称作“基于断离之上的连结”的预设。事实上，这篇创刊号里的某些言论就明确指出这种分离在概念上或实际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两个领域在很多方面都是可以区分开来的，但它们之间也是相互联系、互相转化的。媒体引人兴趣正是因为它们相互转化：它们允许、促进并交替性地排除不同形式的交流、意愿以及它们连结在一起的领域中参与者的变换。它们是包含在——以新颖形式出现的混杂的、重新排列的空间、事物、物质、能动性、社会性、身份、感官知觉和情感性——里的，实际的东西。它们是物质的、辞藻的、有关基础建设的以及相互关系活跃的。研究媒体+环境的“状态”意味着去研究这一团高利害的概念、关系以及社会和物质体。

在这个*媒体+环境*的创始“流”（*stream*）（我们以此描述一个正在建立中的文库）中，主编们邀请了已经在两个领域的并置上从事研究的杰出学者，基于他们的兴趣和以下问题，分享适时的、诱思辨的状态报告：

- 在这个充满社会生态危机的世界上，媒体（传统媒体、电子媒体、在最广泛或更加具体的构想中的媒体）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媒体又是如何接洽并重新设立那些角色的？
- 媒体制造者是如何牵涉到环境挑战的产生和消解？媒体是如何被弱势的或政治活跃的团体所运用的？
- 媒体本身如何重塑“环境”——自然和基本构造的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精神的和感知的环境——而这重塑又意味着什么？
- 各个媒体领域——从电影研究、传播学研究和视觉文化到制作和政策——是如何对环境问题与挑战作出回应的？
- 各个环境领域——包括科学、人文学科、政策、设计和倡导团体——是如何对新媒体中和围绕新媒体的、持续在变化的社会、技术和政策框架作出回应并与其共事的？

所有的这些问题就构成了*媒体+环境*意图标记的错综复杂的联结点。接下来就是我们在创刊之初收到的灼热的、激动人心的、具真知灼见的、给予人力量的答复。我们期盼会有很多尖锐的回应——以及很可能是更多的问题——在*媒体+环境*继续促进“批判性和创造性的讨论以及与多种多样的人们和公众的联盟”的过程中出现。我们希望这个被调节的环境——作为一个支流和其所汇集成的交汇处组成的系统——将会成为一个读者、学者、艺术家、媒体和环境活跃分子及所有他们的连结体蓬勃发展的栖息地。

Alenda Ch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Film and Media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USA.

<https://www.filmandmedia.ucsb.edu/person/alenda-y-chang/>

张佳惠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电影与媒体研究系的副教授。

Adrian Ivakhiv is Professor of Environmental Thought and Cul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mont, USA.

<https://site.uvm.edu/aivakhiv/>

阿德里安·伊瓦克耶夫是美国佛蒙特大学环境思想与文化系的教授。

Janet Walker is Professor of Film and Media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USA.

<https://www.filmandmedia.ucsb.edu/person/janet-walker/>

珍妮特·沃克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电影与媒体研究系的教授。